

張和平



作品集

Selected Art Works of Zhang Heping

張和平



作品集

Selected Art Works of Zhang Hepi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和平作品集 / 张和平绘. —北京: 荣宝斋出版社,
2009.3

ISBN 978—7—5003—1096—9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山水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209194号

责任编辑: 孙志华

审校: 江金照

责任印制: 孙行 毕景滨

美术设计: 邵阳 陈泓梅

摄影: 张炜

封底篆刻: 王兴家

张和平作品集

出版发行: 荣宝斋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

邮编: 100735

制版印刷: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635毫米×965毫米 1/8

印张: 22

版次: 2009年3月第1版

印次: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2000

定价: 168.00元



张和平绘事录

和平君欲出画册，嘱我作文，君命不可违，从之。

张和平，号望溪，生于1959年，乃吾忘年之画友。其为人也正，待人却平和、谦恭。自幼喜绘画，笃学上进，历三十年磨砺，成绩斐然。

我与和平有一种莫名的缘分。“四人帮”粉碎那年（1976），我调离荣宝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，两年后，1978年，和平进荣宝斋，开始了刻版生涯。我们脚前脚后，却无缘谋面。事隔二十余载，经张进引见，方认识和平。可能是那份“荣宝”情结，很快就和他拉近了距离。

和平并不擅言，但有很好的艺术潜质，他感觉好，有较厚的学养。我想，这与他成长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。

荣宝斋是北京琉璃厂传统文化一条街的缩影。这个外表并不十分显眼的百年老店，却是一座丰厚的传统艺术博物馆。这里荟萃了古今名人字画、书法篆刻、文房四宝，是养人、养眼、养心的文化宝地，许多文人墨客都是这里的座上客。荣宝斋藏龙卧虎、人才辈出，云集了身怀绝技的修复装裱、木版水印能工巧匠，造就了名声显赫的书画家、鉴定家。在这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中，和平如鱼得水，有机会欣赏到近代艺术大师的精品，聆听老一辈艺术家的教诲。工作之余，他还经常游走书画家之间，观摩他们画画，讨教艺术问题。当年何海霞先生为其题词“静观自得”，白雪石先生以书相赠“笔墨灵秀，意境清新”，盛赞他的画作。

1981年，张和平经张进介绍，拜当代山水画大师梁树年先生为师，开始步入绘画正轨。

梁树年先生是一位传统型艺术家，诗书画印皆精。80年代中期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中国画的思潮，学术思想比较混乱。梁老谆谆教导和平：画画一定要走正路，不要学社会上“二百五”那一套。如何走正路？他向和平传授两件法宝：一是要深师古人，二是要广师造化。嘱其“师古人、师造化不可偏废也”。

对于“深师古人”，和平有切身体会。他常年在荣宝斋木版水印车间做刻版工作，整天和线条、墨块打交道，过手的刻版成百上千，对笔线的刚柔、虚实，顿挫、转折，点画的疏密变化、提按力度，不仅要透彻理解，而且要以刀代笔，游刃有余地雕刻之。久而久之，练就了一双慧眼和过人的腕力。难怪梁树年先生看了这位后生的画“惊其笔墨之不凡，尤其笔线有力而有余韵”。褒扬他“以刀代笔，刻苦钻研历代名人绘画的精

品，深得古人笔墨之妙，其纤细处有如游丝，其粗犷处有如崩石。他多年握刀‘作画’不知难度几倍矣，指腕之力，有如握金刚之杵”。令人感动的是，梁老还以和平的画作为范本进行临写“以辅自我之不足”，这已成为画界尊师爱徒、教学相长的美谈。事隔二十年后谈到此事，和平只是憨憨一笑，说：“那是梁老对我的鞭策，不足道也。事实上，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我的基础不是很好，需要比别人付出几倍的努力。传统很深很广，要真正学到一点东西还真是很难呢！”他尝试从当代画家入手，由近及远不间断地临摹古今绘画经典作品。在学习传统笔墨的同时，也十分注意研究中国画的程式特征、构图样式、经营意匠等规律性的东西，渐渐地掌握了一些基本套路和方法，为后来的写生创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。

在“深师古人”的同时，和平也十分重视老师传授的另一法宝——“广师造化”。条件所囿，他不可能像专业画家那样四处采风，一时难以做到“广师”。于是，他以北京周边的燕山为根据地长期坚持写生。节假日，与画友结伴而行，感受大自然的无穷魅力，抒发胸中意气。面对大自然该如何选景、如何写生、如何将传统笔墨转换成现代语言，并进一步将自己的感受升华为创作，和平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学习探索过程。谈及此，和平说了一个字——“悟”。悟，就是感悟、体悟。通过感悟、体悟，达于觉悟。这可能就是和平学习自然、创造“第二自然”的秘诀吧！或出于先天的秉性，或出于后天的濡染，和平有一种超凡的艺术感受力，即西方人所谓的“艺术知觉”。每到一地，不是急急忙忙坐下来就画，而是“登山临水，坐望苦不足”（黄宾虹语）观气象，看山势，把自身融于大自然，体会物情，了解物态。力求通过古人所说的“澄怀味象”“应目会心”“应会感神”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意象观察，达于通神、感神、物我两忘之境。和平不是学院出身，没有经过所谓科学严谨的西式写生训练，这恰恰成就了他的意象观察。梁树年先生的“写生，就是写意。‘意’就是自己的意思、奇想、感受”，以及那首著名的写生诗：“写生要写魂，得魂胜得真，物我相沆瀣，下笔自有神。”深深地印在和平的脑海中，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座右铭。

和平的山水画制作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。前期，七八十年代，临摹写生穿插进行，间有创作问世；近期，90年代至今，以创作为主，间有临摹写生穿插其间。

自80年代以来，和平走出燕地，壮游泰山、黄山、太行，以及湘西、皖南等名山大川，行程万余里，眼界

大开，积累画稿近千幅，不断推出《黄山松云》（1982）、《峡江归舟》《秋江归渔》（1988）、《山色空蒙雨亦奇》（1990）、《黑山白水》（1994）、《湘西印象》（1997）、《燕山深处》（1998）等佳作，受到社会广泛好评。另有《峡山归舟》《远上寒山》被人民大会堂、中南海收藏。

这些作品多脱胎于写生画稿，春夏秋冬、风晴雨雪、朝霞暮霭、四时变化，大千世界无不透着造化固有的生动和气韵。

总体观察，和平的山水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：一是以“势”夺人。他追摹老师，热心于宋人的章法结构，多取全景式大山大水，以高远、深远法为之，常常给人一种雄奇伟岸之感，充满了浩然正气。艺术出于自然，又高于自然，我想这是和平的画作脱俗的重要原因。大凡看过和平山水画的，都无不抱有同感。二是以“情”感人。和平不善作诗，但能运用诗化的语言和手段将自然、生活元素转化为富有诗意的画面，追求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的艺术境界。《燕山深处》画面看似平平，但细读之却耐人寻味。深秋时节，万木萧疏，寒气逼人，牧人驱赶着牛羊，吆喝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。燕山深处，人家散落，炊烟袅袅，盼着亲人的归来。这是一首田园诗，又是一幅风俗画，有情有景，有声有色，观之如入桃花源，令人向往之。

同样，《峡江归舟》《湘西印象》，以及近期创作的《江南霁雨》《临水人家》《皖南十月》《早春园》《积雪浮云端》等画都无不是富有诗意的画作。画家不停留在山川、屋宇、舟船、人畜的客观描绘，而重在造景写意，借景抒情，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。“幽林深处听泉声”“欲避喧嚣地，且来岩上居”，透露出一个现代人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恬静愉悦的心态。

多年的创作实践，和平认识到：山水画创作实际上是一个由内而外，再由外而内的主客观互动过程，所谓作画是画家借助自然还说自我、寄托理想。如何还说得好，表达得畅？一在造“势”，二在抒“情”，否则不足以抓人、感人。“势”和“情”是山水画创作的精神和灵魂。明白了此点，和平的山水画创作更加理性和自觉了。

进入新世纪，和平的山水画创作开创了全新的局面。

2002年“松石友”的成立和六次展览的成功举办，大大调动了和平的创作热情。他重新调整临摹、写生、

创作三者的关系，将创作放在首位。在写生的过程中，更加强调感受“悟”，强调诗意的捕捉和创造。同时，在写生、创作中注意弥补笔墨和意匠的不足。他不概念地照搬古人的笔墨，而是根据对象物理物态有针对性地放笔书写，把感受寓于其中。和平用笔用墨不滞不死，透着鲜活的生气。他在2006年的一幅画中题有龚贤的画论——“画之四要：曰气韵、笔法、墨气、丘壑。笔法要健，墨气要活，丘壑要安妥。三者得而气韵生矣。”我想这也正是和平绘画境界的理想追求吧！

和平的山水画可以说不拘一格，他不刻意追求所谓风格，不求超脱太早，作茧自缚。我十分欣赏他这种创作态度。和平前期的山水画多写北方山水，吸收北宗画法较多，骨法用笔，坚实有力；90年代以后辗转南方写生，多写江南云山，取法南宗，强调用墨，淋漓恣意；近年笔墨日渐精到，兼有南北之长，透出一种令人欣喜的气象。

今年和平步入50岁，已达“知天命”之年。天，规律是也。对于绘画，他已有“法”，但要进入“有法无法”之境，尚需一如既往做不懈努力。我对他寄予厚望。

楊庚新

2009年1月18日 于知仁堂

师古人 师造化

“与其师古人，莫若师造化”，这句名言是宋代范宽大画家所言，它给予后代绘画者莫大的启发。这句名言，范宽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呢？我们不能不研究一下。范宽本人初学李成，继学荆浩，他有一定的传统基础。因为感到因循守旧而不改，终难形成自己的面貌，所以“师古人莫若师造化”。要以他的绘画进程来说，学习传统是他的第一阶段。再看他的第二阶段“师造化”，我们方清楚地知道他是水有源、木有本的。因此“师古人，师造化”不可偏废也。清代石涛说：“搜尽奇峰打草稿。”但他传统笔墨已超越前人，这也是明确地师造化。我们师古人要会师古人的笔墨，师造化是要摒弃古人的陈腐形式。这是创新，这是进步。

我的学生张和平，从余研究绘画，深惊其笔墨之不凡，尤其笔线有力而有余韵，我颇惭愧，有时反临摹他的作品以辅自我之不足。余感其所以然者，天资耶，功力耶？反复思之后豁然得释矣。

北京“荣宝斋”享誉中外的木版水印画，不只仿可乱真，其工艺之高，叹为观止。张和平在荣宝斋曾从事木版水印刻版工作十年有余，他以刀代笔，刻苦钻研历代名人绘画的精品，以刀法严格地临摹古人之用笔用墨法，深得古人笔墨之妙，其纤细处有如游丝，其粗犷处有如崩石。他多年握刀“作画”，不知难度几倍矣。指腕之力，有如握金刚之杵，为其绘画笔下之有力，不是得之于其木刻之功乎？

他工作之余亦多次到名山写生，因其已有临摹古人画法之功、写生放眼于大自然之奇趣，不拘于一石一木之小节，所以胸怀宽阔，丘壑填膺。其所以如此之成就，是走深师古人，广师造化。不其然乎？

今见其所画《三清图》笔墨之妙，气氛之雅，不逊于古人，难以想象出自青年之手。又见其所画《松谷云深》等画，意境之深，实得自然之奇趣。笔墨飘逸而多变，除能引人入胜外又能欣赏其飘逸笔法之妙。就其部分作品来说尚欠精到出自偶然，今后立意要严而达其必然。百尺竿头，冀以厚望。

梁树军

1991年10月



曉窗秋葉落，多奈清
掃無力。慵自起，西風吹
捲去。高條獨對一書牕。

丙寅秋月
錄舊作爲和平仁弟書
梁樹年



梁樹年先生題字

百事人皆學
不讀書性懶
自
身修己未
春如付
和平小
交文
凡迂
實



張和平画展紀念

筆墨生靈秀
意境清新

壬申夏月雪石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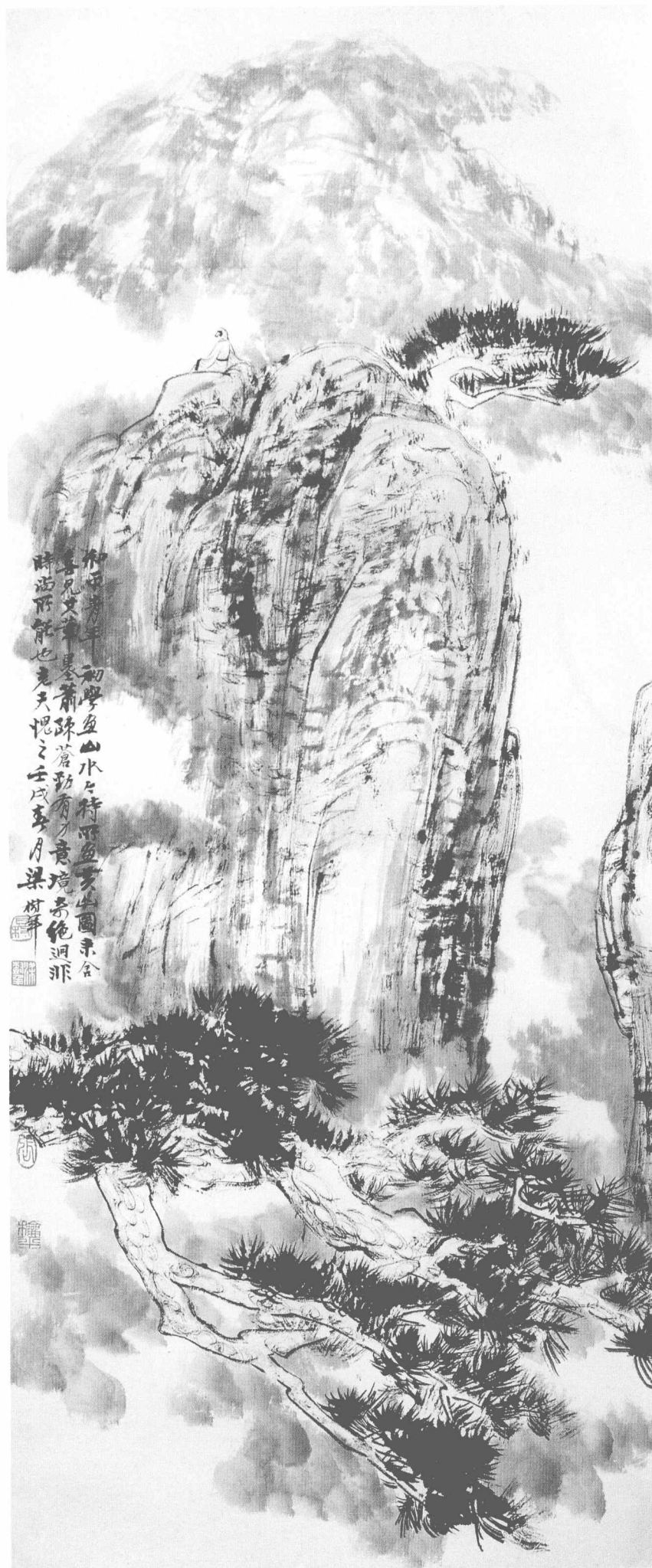
張和平《作水邊》

藝苑精英

何海霞時年六



黄山松云 一九八二年 (13cm x 53cm)



初學山水之時所見之圖未全
喜見文章墨跡蒼勁有力竟境
時所不能也竟天愧之壬戌夏月梁樹年



三清图 一九八七年 (112cm x 56cm)